

◇ 开国领袖珍闻丛书 ◇

刘少奇 珍闻

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珍闻

李新芝 谭晓萍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少奇珍闻/李新芝, 谭晓萍主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5

(共和国领袖珍闻)

ISBN 978-7-5073-2800-4

I. 刘… II. ①李…②谭… III. 刘少奇 (1898 ~ 1969) 一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210 号

刘少奇珍闻

主 编/李新芝 谭晓萍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东家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销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毕诚彩印厂

787mm × 1092mm 16 开 21.75 印张 29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ISBN 978-7-5073-2800-4 定价: 36.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家世家风	(1)
勤学不辍	(6)
赴莫斯科留学	(11)
上海平民女校理论教员	(18)
安源播火	(20)
不肯坐轿子的主任	(33)
俱乐部里的故事	(37)
革命伴侣何宝珍	(43)
领导五卅运动	(50)
长沙蒙难	(56)
在赤色职工国际	(62)
“工作要认真仔细”	(69)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71)
与苏区军工厂	(73)
一匹黄马	(77)
“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要绝对分开”	(81)
营救“六十一人”出狱	(84)
冀东暴动	(91)
慈父般的首长	(97)
营救王若飞出狱	(100)
“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	(101)

岁月抹不掉的记忆	(105)
保安脱险	(114)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18)
特殊秘书	(122)
夜读	(126)
“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128)
送棺脱敌	(133)
学习敌人的长处	(136)
探讨地雷战	(138)
治病先治心	(140)
“要想法给群众治好病”	(142)
教师就要当好“猴王”	(144)
河滩上的干部会议	(147)
锦囊妙计	(151)
关爱革命后代	(153)
“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157)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168)
一条毛围巾	(170)
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	(173)
“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176)
革命友谊	(181)
父爱	(185)
“成长进度表”	(189)
保密	(191)
“最好不要转学”	(194)
当选首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9)
关心体育事业	(204)

为了开好八大	(208)
严师益友	(213)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学生的回忆	(219)
“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	(230)
草厂社员	(237)
与“大粪专家”	(240)
请农民到家里做客	(242)
视察定陵	(244)
“愉快的一天，难忘的一天”	(249)
“共同承担起教育的责任”	(254)
都是人民勤务员	(258)
风雨江上救群众	(261)
一个女工的命运	(264)
请老乡住进炭子冲	(270)
“泥杆子”朋友	(273)
出访印度尼西亚	(278)
危险的柬埔寨之行	(282)
共和国主席的钱柜	(287)
“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290)
安排工作人员探亲	(296)
遭受冲击	(298)
“我和孩子们养活你”	(309)
沉重的打击	(318)
“这是我的权利！”	(326)
在开封逝世	(329)
国葬	(335)

家世家风

从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过了湘江，沿着岳麓山西侧，向西南方向大约走七八十里，便进入了望城、湘潭和宁乡三县交界的一片肥沃的丘陵，刘少奇的诞生地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就位于这片丘陵的中心。同其他许多由丘陵间的小山峦分隔而成的比较平缓的山沟一样，炭子冲也不过是一个极平凡的大约两里长的小山冲，从冲尾到冲口像喇叭一样朝北张开着，冲口是一片农田。它的周围又有层层叠叠的小山环绕。其中最高的像驼峰一样凸起的一座山，叫做双狮岭，山下产煤，在本世纪初便开始采掘，那时叫清溪煤矿。在炭子冲西南面，有一条四季长流的清幽的小河，在翠绿的山峦间蜿蜒曲折地穿过。河岸长有柳树和灌木，河中有水草飘动。这条河叫靳江，它发源于相距炭子冲二十多里的西冲山，流经花明楼，绕过双狮岭，然后汇合自湘乡而来的另一股支流，穿过麒麟、狮子两山之间的峡口，由道林镇进入湘潭县境，再经长沙并入湘江，全程二百多里。过去，这条河曾经是一条重要交通线，依靠它将双狮岭的煤炭和沿河的大米用木帆送到湘江，运往湘潭、长沙等地，又把城里的食盐、布匹杂货等带回这一带偏僻的山冲。

自古以来，炭子冲东西两侧的山坡上，从冲口到冲尾，挤挤密密地长满了松树、杉树和各色杂木树，树林间的底层又长满了茅柴，连小孩子也拱不进去。据说几百年前，当地经常有人进山伐木烧炭，靠此营生，因此，人们将这条小山沟取名炭子冲。在东侧的山坡下，有一所朝西而建的农家茅舍，几乎全部被密密的林子包围了。屋门前有

一口清冽的池塘。池塘北面宽厚的塘基上，十多棵一抱围粗大的枫树并排而立，成为冬天阻挡西北风侵袭的屏障，每到春夏，枝繁叶茂，绿阴满地，更把炭子冲装点得浓郁多姿了。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在这深林中的茅屋里降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都已到中年，再添上个儿子，真是喜上眉梢。这是他们的第四个儿子，加上两个女儿，已是第六胎了。按当时农村中“多子多福”的封建习俗，他们认定这是自己的“福气”了。他们郑重地按刘氏家族从第九代开始拟定的“起序端方、绍允维臧、麟勋渠翰、际运隆昌”的谱系，将小儿子起名绍选，字渭璜。因为他是排行第九，家里都亲切地叫他“九满”。“刘少奇”的大名，是在他参加革命以后才起用的。

刘少奇家的祖籍原来在江西吉水。明朝中叶始祖刘时显的儿子刘宝做了湖南省益阳县知县，时显夫妇俩也跟随儿子一同来到益阳。刘宝离任后，父子们都羡慕湘江之滨的秀丽山川，便没有再回江西，而带着一家大小搬迁到宁乡县城南洑水和靳水之间的芳储乡茅田滩居住下来。若干年以后，刘宝的儿子邦益的后代又沿靳水而下搬迁到南塘炭子冲一带居住，刘家世代代在这块地方安居乐业，以“耕读传家”，到刘少奇兄弟出世时，已经是第13代了。

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1791—1875）在炭子冲当家立业时，还只有三间旧茅草屋子，生活十分艰难。虽然前辈给他留下了很少的几亩田产，但几乎全部在离炭子冲十多里的茅田滩坟山坪一带，管理十分不便，只得在附近另租田耕种。刘再洲和他的妻子胡氏带着儿子得云勤劳艰苦度日，作田之外，又兼种烟叶，渐渐地家境好转起来，在炭子冲有了自己的田产。到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当家后，继续不懈劳作和积钱买地，逐渐将炭子冲的田产扩大到了60亩。并且于1871年将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改建成为七间较宽敞的新茅屋。这样，在刘少奇的伯父丙林和父亲寿生分家时，便各人在炭子冲分得茅屋三间半和田产30亩。又在茅田滩坟山坪各分得祖田30亩。

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1833—1882）虽然读书不多，但勤恳朴

实，乐于助人，很得当地人的敬重。他自己的田产扩大以后，生产任务重了，除了每年要请些工帮助耕种，自己带领两个儿子发奋劳作，四时各种农活都是亲自动手。每天天刚亮，他挑着粪篓到山间田野一点点收聚野粪作肥料，从春到冬，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他自己家境好起来了，并不忘记周围穷困的农友。每当荒时紧月，附近有些人家粮食接不上新，有到他家来借粮的，他总有求必应。有时干脆让来人自己开仓去撮就是了。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1865—1911）既会劳动，又是自曾祖以来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人。他能写会算，心地纯正，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位读书明理的人。他为人忠厚踏实、办事公道，乡间邻里有什么婚丧喜庆或共同倡议之事，都乐意请他帮忙和主持办理，与他的前辈不同的是，刘寿生并不热心于积钱扩大田产和房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的四个儿子中，老大刘墨卿和老二刘云庭都读了三四年私塾，由于弟妹们一个接着一个，刘寿生便让他们俩较早地担负了劳动任务；老三刘作衡读了六年私塾，在父亲的督责下，也是操练得写算俱全，父亲去世后，十九岁便成了全家的总管，对家庭经济抓得紧紧的。最小的刘少奇，则是刘寿生着意要让他多读些书的了。刘寿生病重去世前，他对几个儿子的交代，就是要让“九满”多读几年书，将来当个好的中医师。刘寿生教育子女的方法，一方面让他们入私塾读书，懂得“子曰诗云”，学会作文打算盘；一方面是严格要求，教习耕作的全套本领。从刘少奇懂事起，他就随着哥哥姐姐一起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了。当然，父亲对哥哥、姐姐的要求更高，因为他们必须担负家庭的主要劳动任务。四哥二十来岁，主管全部农活，还学会了烧制石灰；六哥也有十七八岁了，身高力大，除了做农活，农闲时还得出外当脚夫卖苦力；十多岁的七哥正式开始学习犁、耙等各项技术功夫；六姐和七姐喂养牲口，绩麻纺纱、协助母亲做家务：一家大小一年到头都没有得闲的时候。那时候，刘寿生除了耕种自己在炭子冲的30亩田以外，又在附近租来别人的15亩田耕种，而把离住地较远的30亩田租种给别人。除了依靠自己带

领一家人劳作不息之外，每年还必须在农忙时雇请零工帮助。刘少奇在后来回忆说：“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 1864 年大年三十出生在离炭子冲五里的顾庐塘。外祖父鲁桂和有 30 亩田，另外租种别人 20 亩。他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刘少奇的母亲是女儿中最小的。他的四个舅舅，都在家劳动，一家九口，全靠种地过日子。所以鲁氏和刘寿生结亲，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母亲鲁氏在 1882 年秋与刘家定亲的时候，刘少奇的祖父正重病在床，一家人忧愁着急，无计可施。于是，按照当地“一喜可以消三灾”的迷信习俗，希图以“冲喜”来解救祖父的病痛。可是，事与愿违，正是鲁氏坐着花轿来成亲的那一天上午，祖父便与世长辞了。当然，喜事还是照样办完。这一“冲喜”虽然没有能救得祖父的命，却也给体弱多病，人们素以“书生”相称的刘寿生的家庭带来了福音。因为鲁氏虽然没有文化，却长得既聪明秀气，又高大结实，而外祖父的大家庭中勤劳俭朴的生活又使她从小磨炼得麻利能干，不论粗活细活，持家处事，都是能手。所以，鲁氏来到刘家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家庭中的主心骨。刘寿生在世时，鲁氏不但将一家包括媳妇、孙儿在内十多口的家庭生活调理处置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一些男人经管的事，诸如四时农活、帮工请人、对外联络、培育子女等，也能替刘寿生分担部分任务。刘寿生过早去世以后，鲁氏坚韧地挑起全部重担，依靠几个逐渐成年的儿子，克服种种困难，竟使刘寿生在炭子冲的家业不但没有凋落下去，还渐渐地振兴了起来。以后，又增加了几亩田产，加修了几间茅屋。

刘少奇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家规严格、紧张有序的家庭环境里。父亲的爽直、忠厚、躬亲劳动而又善于指挥，母亲的干练、坚毅、任劳任怨，以及哥哥姐姐们的勤勉努力，这种可贵的农家作风，在幼年刘少奇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刘少奇小时候长得瘦弱文静而聪明伶俐，又是家中的“满崽”，因此，常常得到父母亲

和哥哥姐姐的钟爱。有时候，母亲为照顾他的身体，特意为他做点好吃的菜，哥哥姐姐们也处处爱护他。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娇惯。从五六岁开始，他就跟着哥哥到田边去看牛、割草，跟着姐姐到山上去拾柴、摘野菜，或者帮助父亲和母亲到菜畦稻田里捉虫除草……到了八九岁以后，他便单独出门与邻家的孩子们一道从事各种野外劳动了。炭子冲的山山岭岭，蕲江两岸的田塍溪边，到处都留下了他童年时活蹦跳跃的足迹。

在刘少奇的记忆中，他童年时候和哥哥姐姐在一起的劳动，最难忘的一次是在父亲的倡导和指挥下，全家动员重修曾祖父刘再洲的坟墓。曾祖父的坟位于炭子冲西侧山坡顶上。如果没有茂密的树林遮挡，站在炭子冲屋场门口便可以一眼望见。修坟劳动中最艰难的任务，是要将一块块几十斤、几百斤重的大石头运往山顶。哥哥在后面推着装载石块的土推车，刘少奇和姐姐在前面用绳子拖。一趟又一趟，下岭又爬坡，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前进，真把浑身的劲都用上了。刘少奇虽然年纪小，但是他总争着多拉一会儿、多用些力。当然，他并不理解为什么在曾祖父死了30年以后，后人还要为他建墓立碑。他只听父亲说过，他们家在炭子冲的房屋和田产，是从曾祖父开始，才逐渐积累留了下来的，所以后人都记得他。父亲常对他们四个兄弟说：“你们要发奋、炭子冲这片家业就是曾祖和祖父的汗水换来的。”

每当农忙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去插秧或扮禾了，刘少奇就去田间送茶水、送汤粥，提秧苗，拾禾穗。禾苗长起来了时，到水田中去除草，是刘少奇能够做、也做得最多的一种农活。六月天气里，站在水田中不停地弯腰扯草，而且一丘田有好几亩，一下田就得一气儿干半天工夫，这才是需要耐心和毅力的。刘少奇和哥哥们站在一排，他并不示弱。汗水从眉梢往下淌，禾叶、水草刺激手脚，他都顾不了，坚持着很少伸腰和歇气、扯得又快又好，每次都得到父亲和哥哥的赞扬。幼年时的刘少奇，就在这些平常而简单的劳动和与农民们的接触中，很早就品尝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在刘少奇的童年生活中，他也忘不了六姐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六姐刘绍得比刘少奇大八岁，她勤劳善良、性情温顺。因为母亲家务担子繁重，父亲和哥哥出外劳动的多，七姐刘绍意年纪尚小，所以照顾弟弟的担子就常常落在六姐身上。六姐经常帮助他梳理发辫，洗刷和缝补衣服，直到刘少奇上学读书了，六姐也还细心地照护过一段生活。刘少奇也很尊敬六姐，六姐出嫁时，他高兴地去送亲。后来到保定求学和从苏联留学回来看望母亲、兄嫂时，他也到了六姐家里看望。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离别了将近40年的家乡进行农村调查。他与夫人王光美一道从炭子冲步行十多里到赵家冲去看望了六姐。这时六姐已经年过70，在农村公共食堂吃饭。刘少奇拉着六姐的手久久没有放开。他安慰六姐：“党和人民很快会把困难克服过去的。”临别时，他给六姐留下的礼物是：水果糖2斤，饼干2斤，猪油2斤，大米5斤，盐蛋9个。这一点物品，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虽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是，却表达了刘少奇对姐姐，对养育他的家乡亲人的一片深情。

（黄祖琳）

勤学不辍

刘少奇八岁时，父亲把他送到离家三里路外的私塾读书，先生姓朱，乡里人都叫他“朱四胡子”。在私塾的一群孩子中，刘少奇穿着整洁，瘦弱文静，很不起眼。但进入私塾不到半年，先生和同班的孩子们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朱家私塾和当时所有的私塾一样，照例是先学《三字经》、《百家

姓》，接下来再是《诗经》、《论语》，学习的方法无非也是读、念、抄、背、默。刘少奇记性好，理解快，每天先生教的功课，总是他生字认得多，书背得好。他背书时喜欢默不作声，他读书很专心，不喜欢别人去打搅，他读过的课文不但能背诵，还能领会其中的意思，并时常用书中的警句来勉励自己和其他同学发愤学习。他有位堂兄，和他在同一私塾读书，学习不用心，经常贪玩逃学。刘少奇就用《三字经》上学过的：“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等勤学的道理和故事去劝导他。

对一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刘少奇就主动去关心和帮助他们。当时，私塾里的先生很凶，有些同学顽皮，读书不用功，学过的字认不出，念过的课文背不出，先生就骂他们是“木脑壳”，还要打手心和罚跪。事后，刘少奇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教这些小伙伴认字、读书、背书，直到他们会了为止。当这些小伙伴把书背好时，刘少奇就开玩笑地摸着他们的头说：“你并不是‘木脑壳’呀，只是还不用功呢！”

刘少奇在私塾读书时，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做作业。课间休息，他不喜欢追追赶赶，打打闹闹，而是喜欢搞点雕刻，剪纸，折纸。在他的书箱里，除了装着笔墨纸砚和课本外，还装着小刀子、小剪子、小凿子等一些小工具。他还喜欢下铜钱棋和算盘棋，因此，课间时，他的座位总围满了一圈好奇的小伙伴。

每到农忙季节，刘少奇就要中断私塾的学习，回家帮助父亲哥哥们干活。只要有空闲，他都抓紧时间读书。他家门前有一个池塘，那里是他常常静坐读书的地方，他有时面对碧绿的池水思考问题，有时看书看得入了迷。刘少奇最喜欢干的活儿是替家里放牛，每次放牛出门前，他总要带上一本书。到了山坡上，让牛自己吃草，他则在一边聚精会神地看书。有一次，他看书入了迷，连牛把那块地方的草吃完了，挣脱缰绳跑了都没发觉，后来发现牛不在了，急忙跑去寻找，找过几个小山头才找到了牛。他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乐呵呵地逢人便说：“三个屠夫专讲猪，三个秀才专讲书，历来如此嘛！”

在私塾学习时，由于刘少奇勤奋、用功，学习成绩优秀，又乐于助人，很得先生的喜爱和小伙伴们的拥戴。

1909年，刘少奇11岁。这一年，刘少奇完成了朱氏私塾的学业后，想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有一个姓洪的人家去求学。洪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产业兴旺，思想开明，主妇周氏是个受过教育的女子，她为了培养独生子洪赓飏成为有出息有作为的人，不惜用高薪专门请了秀才出身、又接受过近代正规师范教育的杨毓群到家里当老师。这位杨老师不但古文基础好，能教《四书》《五经》，而且还能教英语、日语、数学、物理。杨先生在洪家开教馆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人家的子弟慕名纷纷前去求学。

刘少奇心里十分羡慕洪赓飏，他也想得到杨先生的教诲，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左思右想，他决定毛遂自荐，入洪家教馆伴读。父亲先是不同意，怕自己门户低攀不上洪家高门槛。可是抵不住刘少奇的再三哀求，父亲终于答应让刘少奇自己去试试。

那天早上，刘少奇穿戴整齐，来到洪家大屋后，向洪家主人诚恳地提出入学伴读的要求。洪母一见刘少奇的面就产生了几分喜欢，只见他穿着朴素，说话大方，举止彬彬有礼，对提问的功课对答如流。洪母心中暗自思忖，让这样的孩子与自己儿子为伴，自己的儿子在学业上肯定受益不少。于是，她破除了洪家教馆不收外族人的惯例，收下了刘少奇在家伴读。试读了几个月后，洪母对刘少奇各方面表现都很满意，进而留他住在洪家免费学习。

洪家的教馆与别处的私塾大不相同，这里环境清洁幽雅，一起读书的同学只有两三个人，可以专心专意地读书。除优越的环境条件外，更令刘少奇感到新鲜的是，课堂上不再天天总是背读《四书》《五经》了，杨先生教他们学国文、算术和自然常识。国文课上，不只是“子曰诗云”的“圣贤”道理，还增加了有趣味的童话和寓言故事。杨先生的教学方法，更不是单靠训斥和体罚督促学生学习，而是用学生乐意接受的生动的讲解和丰富的知识来吸引、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刘少奇在这个教馆里学到了许多古书里少有的新知识。除了

课堂的教学，洪家的书房对刘少奇也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柜一柜的书，是刘少奇从未见过的，每天上完课后，刘少奇就同洪赓飏一块儿到书屋中找各式各样的书来阅读。《世说新语》、《西游记》等，都是刘少奇爱看的。这些书在家中父亲是禁止看的，在洪家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在洪家的日常生活中，令刘少奇感到新鲜的事也不少。他看到洪家的女孩子不再缠足，和男孩子一起可以同窗读书，嬉耍无忌。这种在农村中极为罕见或视为违背封建禁规的开明行为，给刘少奇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洪家的富足生活，也使刘少奇脑海中产生了种种问号：为什么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要看牛、割草呢？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去下地犁田、插秧呢？为什么洪家的家务杂活也要佣人来做呢？为什么他家那么多人不用种田劳作，而吃、穿、住都比种田人家好呢……他从洪家大屋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窥见到了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现象，这在刘少奇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疑问。

在洪家学习和生活的日子里，刘少奇与洪赓飏同窗读书，洪母和杨先生都十分满意。诚然，洪家虽然学习、生活条件都很优越，洪家上上下下对刘少奇也都和气、关心。但是，一种农家孩子特有的自尊，使他自己感到与这个大财主家隔着一堵无形的墙，每当空暇时，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便涌上心头。他想念在家辛勤劳作的父母和哥哥姐姐；想念过去同他一起放牛、割草和在课堂上一同背书、默字的少年小伙伴。

一年多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了。有一次刘少奇回到家里，父亲问起他在洪家的学习情况，他兴奋地讲了过去在私塾中没有学过的新知识，还向哥哥姐姐们讲了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父亲对于在洪家教馆学一点算术和常识表示赞同，但对洪家不重视学《四书》《五经》和开明的家风深感不满。不久，父亲就决定让他停止在洪家大屋的学习，转学到红米冲一家私塾去继续读书。刘少奇只好依父亲之命，辞别洪家，又回到那味如嚼蜡的旧式书斋中去学习。

私塾里单调的读书生活，已经不能满足少年刘少奇旺盛的求知欲，老师那种刻板的教学方法，使他逐渐感到厌倦，刘少奇开始千方百计地到同学和朋友家借书来读。

在刘少奇家南边的南塘村，住着刘少奇的一位本家叫刘甲三，他家几代都是读书人。刘甲三的父亲刘舜琴在洋务运动期间学习采矿技术，在常宁水口山任职，长年不在家。刘甲三读过几年古书，后又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过。他家有好多藏书，除了经史子集之类的古籍，还有工业技术和医学方面的书。刘少奇自从发现刘甲三家里的这些藏书之后，就时常登门光顾。虽然刘少奇年纪比刘甲三小十几岁，可刘少奇长刘甲三一辈，两人到一块儿谈起学问来十分投契。每当这位小叔叔到来时，刘甲三都热情接待，并且同他共同讨论学习中的问题，或者打开书柜随他挑选书籍。刘少奇每次到这里，一坐就是半天，临走时，还用包袱包上一捆书背回家细读。

刘少奇为获取知识而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有与他家一山之隔的同学周祖三家。周祖三的父亲到日本留过学，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会员。他思想新，喜欢购置、收藏新式书刊。刘少奇在他家发现了在私塾先生那儿根本见不到的新小说、新剧本，还有自然科学书籍。刘少奇被这里的各色各样的新书迷住了，他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这些书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从此，他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的名字。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刘少奇觉得很新鲜；梁启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清朝政府腐败的文章，更使他大受启发。他从周家存留的零星的《新民丛报》和其他书刊中，还了解到卢梭、华盛顿、瓦特、富兰克林等外国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名字和事迹。尤其是他看了湖南同乡谭嗣同立志改革而被清朝慈禧太后杀死的文章之后，更为之深深感动，刘少奇觉得做人应该像谭嗣同一样，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在周家的书店里，刘少奇如同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周家对刘少奇酷爱读书的精神十分赞赏，刘少奇有时忘记回家吃饭，周家人就把他留下来一起吃，并让孩子泡上热茶给刘少奇送进书房。

有一天，刮起了大北风，天气特别冷，刘少奇又来到周家看书。一进门他就用口中的热气暖着冻僵的小手，周家人见他冻得发抖，赶快端来一盆炭火放到刘少奇脚下，让他取暖。刘少奇谢过大人后，便在书架上找出一本想看的书，坐在桌前专心地读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周家人忽然闻到一股东西被烧焦的糊味，他们在自己屋里四下寻找，没有发现什么烧焦的东西，这才想到了刘少奇脚下的那盆炭火，急忙转身进了书房，只见刘少奇脚上的棉鞋正冒着缕缕烟丝，而刘少奇正在专心读书，自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周家人移开炭火盆，麻利地帮刘少奇脱下冒烟的棉鞋，使劲朝地上拍打时，刘少奇才感到自己的脚趾被烧得有些疼。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

周祖三的父亲看见刘少奇读书如醉似痴，便风趣地送给刘少奇一个雅号——小书柜。周祖三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学问的人，名气很大，他这样欣赏刘少奇，因此，这个雅号很快在十里乡村传开了。又因为刘少奇在伯叔兄弟中排行第九，传到后来，刘少奇被雅称为“刘九书柜”。

（徐晓红、李惠斌）

赴莫斯科留学

我与少奇同志相识很早。1920年夏天，我和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6人经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到上海后，我们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杨明斋，他是海参崴华侨